



第一次知晓“河姆渡”这个名称,是在女儿的中学历史课本上。

教科书对它的描述不足三百字,却为我轻轻勾勒出一个远古时代的轮廓:河姆渡遗址,坐落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,是一处距今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原始聚落,也是长江流域文明悄然苏醒的鲜活见证。

三年前,一家出版社约我撰写一本中华文明探源的科普读物,我终于得偿所愿,从东北远赴江南,伫立在河姆渡古老的渡口之畔,与七千年前的远古文明温柔相逢。

一湾姚江,温婉绵长,静静横贯余姚大地。江水澄澈透亮,柔波缱绻,宛若一条舒展千年的青绸玉带,缠绕着温润的江南沃土,滋养着世代生灵,孕育出一脉独树一帜的江南远古文明。脚下的河姆渡小镇,烟火静谧、风物温润,寻常巷陌、平凡乡野之间,竟深藏着一段震撼华夏、惊艳世界的远古文明华章。

走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,一步跨千年。

在展厅里,我最先望见的,是那艘由一整棵树木精工雕琢而成的原始独木舟。船体小巧,仅可容纳一两人栖身。正是这一叶古舟,让“河姆渡”之名更加名副其实。我轻抚船身浸透岁月沧桑的斑驳木纹,遥想七千年前的先民,是如何驾驭这一叶小舟,渡沼泽、入深流、采鱼虾、通四方。如今,它虽静卧于展厅中,却依旧能唤醒世人久远的记忆。

伴着讲解员轻柔的解说,我们的思绪慢慢回溯,定格在1973年的盛夏。

那一年的6月27日,骄阳灼灼,暑气蒸腾,燥热的风掠过宁静的江南村落。为抵御汛期洪涝、守护家园安宁,村民们齐心协力修筑村级排涝设施。铁锹入泥,土石翻动,沉闷有力的掘土声响彻乡野,打破了这片土地千年未改的静谧。

一铲又一铲,层层黄土被缓缓剥离。无人预料到,这次寻常的乡村基建,即将揭开惊天的文明秘藏。混杂在黄土中的古朴陶片渐渐显露踪迹,纹路繁复、形制独特;打磨规整的骨器、石器散落土层之中,每一道磨痕都是人工雕琢的清晰印记。谁也未曾想到,这一次偶然的破土,悄然掀开了尘封七千年的文明秘境,让隐匿于岁月深处的河姆渡文化挣脱泥土禁锢,重现于世,惊艳世人。这个偶然的发现,如点亮漫漫长夜的璀璨星辰,彻底照亮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探索之路,也让沉寂七千载的长江流域远古文明,堂堂正正站上了世界考古的核心舞台。

沿着博物馆的指示牌缓步前行,仿若踏入一条幽深绵长的时空甬道。一步迈入,便瞬间挣脱现世的车马喧嚣,人间浮躁,奔赴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。

映入眼帘的,是远古先民栖身安居的特色屋舍。

安居方可乐业,河姆渡人的起居智慧,在远古时代极具开创性。成片密集排布、规整有序的干栏式建筑遗迹静静铺展,密密麻麻的原木深扎土层,错落有致、纵横交织,构筑起稳固坚实的建筑基底。先民于其上架设横梁、铺钉木板、搭建屋舍,最终形成独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架空式民居体系,古朴精巧、匠心独运。

这是河姆渡先民的建筑智慧。江南水乡自古水网密布、潮湿多雨,林间蚊虫滋生、山野野兽游走,松软湿润的湿地根本无法落地筑屋、安居久住。聪慧睿智的河姆渡先民,于自然局限中觅得突破,另辟蹊径创造出架空而建的干栏式建筑。离地而起的屋舍,完美避免了地面积水、毒虫猛兽的侵扰,兼具通风防潮、安全宜居的多重优势。这份朴素又精妙的巧思,藏着最本源、最纯粹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。

凝望南方水乡这一座座清雅灵动的远古“楼阁豪宅”,我不得由联想到北方红山文化先民的居住图景。五千多年前,辽西牛河梁一带的红山先民,择取向阳避风的黄土台地与平缓坡地,以石镐破土,向下掘出半米至一米深的圆角方土坑壁,便是北方先民最朴素的屋墙;坑底经反复捶打夯实,平整坚固。部分屋舍还薄薄涂抹着一层细腻草拌泥,经烟火烘烤,墙面泛出温润的暗红哑光,冬暖夏凉,适宜人居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风物育一方文明。地理环境造就生存方式,自然禀赋孕育人文特质,向来是亘古不变的规律。相较于北方半穴民居的厚重敦实、御寒保暖,河姆渡干栏式建筑自带山野清逸、灵动古朴的气韵,是江南温润水土与先民智慧相融共生的完美结晶。遗址园区以实景复原的形式,高度还原远古聚落的建筑风貌、生活场景与人文气息,精准复刻出河姆渡先民精湛绝伦的营造技艺。室内外场景雕塑栩栩如生、情态鲜活,呼之欲出,将七千年前先民的日常生活百态永久定格:女子围坐屋前,捻线纺纱、揉泥制陶、精雕细琢;男子奔赴山野,斫树伐木、搭建屋舍、打磨器具。有人潜心磨制骨石农具,夯实耕作根基;有人专注雕琢装饰器物,淬炼艺术之美;有人俯身修整陶坯,用心打磨生活器具。一静一动、一耕一作、一艺一食,皆是远古文明最鲜活、最动人的注脚。

其实,河姆渡遗址中,最能代表远古文明曙光的并非特色建筑,而是璀璨成熟的稻作经济。

稻作的核心产物便是水稻,水稻脱壳之后,便是我们如今日日食用的大米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,数量之巨、规模之大,足以震撼世人。在遗址第四文化层,大范围出土了大量稻谷、稻壳、稻秆与稻叶,堆积如山、层层叠叠,堆积平均厚度约半米,最厚处超一米。据考古学界测算,遗址内炭化稻谷遗存总量约100至120吨,储量惊人。经核算,这批稻谷足以供给四百人一年的口粮,充分印证了远古农耕的繁盛图景。

这一重大发现直观佐证: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先民,早已开展规模化

人工水稻种植,绝非简单采集野生稻谷。这里是世界范围内年代较早、规模巨大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所在地,是世界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。

那时尚未出现金属器具,从耕种到收获,没有一件现代熟知的农耕器械。这般大规模的水稻种植,究竟是依靠何种器具、何种技艺而完成?

河姆渡遗址展厅以情景再现的形式,完整复原了远古江南农耕文明的全貌,也解答了世人的疑惑。

我的目光久久定格在一件件古朴、精致的骨耜之上。它是河姆渡先民智慧的极致凝练,更是远古江南农耕当之无愧的“硬核利器”。骨耜取材于大型水牛肩胛骨,经先民精工打磨,以巧思改造而成,形制规整、设计精妙。器物上端厚实窄小,柄部可手持,贴合掌心,便于握持;下端轻薄宽大,为入土刃部,锋利舒展,利于耕作。先民独具匠心,在柄部凿设横向穿孔,刃部开凿两道竖向穿孔,将横木嵌入横孔,两道竖孔用以捆绑修长木柄,再以柔韧的藤条缠牢固定。一种轻便省力、高效实用、适配水田耕作的农耕利器就此诞生。

耕作之时,先民手握长柄,脚踏横木借力,将骨耜稳稳踏入松软水田,轻转手腕,顺势翻土,动作流畅利落,省时高效。七千年前,北方先民仍依托笨重粗糙的石器耕作,费力低效、极易沾泥、损耗极大,完全无法适配江南水田的湿润耕作环境。而河姆渡先民创制的骨耜,质地光滑、轻便灵巧、不沾泥水、经久耐用,完美适配江南的水田耕种需求,是名副其实的远古“高科技农具”。小小一件骨耜,方寸之间凝结着先民顺应自然、勤于探索、勇于创新的超凡智慧,大幅提升了远古农耕的生产效率,为江南规模化水稻种植、定居文明的稳步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。

与稻作配套的农具群,还有木杵、石磨盘、石磨球等,用于稻谷脱壳、粮食加工。与之相配的炊具更是品类繁多,各式陶盆、陶豆、陶盆、陶罐形制规整、工艺精巧,纹饰雅致,足以印证早在七千年前,中华先民就已形成成熟完备的饮食体系,孕育出底蕴深厚、丰富多彩、独具东方韵味的饮食文化。

回望人类文明的迭代进阶,本质上就是一部生产方式不断革新、人类生存能力持续提升的演进史。

此前国际学界长期认为,亚洲稻作农业起源于南亚印度,这一观点长期主导全球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。而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,彻底改写了这一固有认知。核心缘由,便是河姆渡海量稻作遗存的重磅出土。

河姆渡丰富完备的稻作遗存,如一声惊雷,震撼世界。诸多实证确凿无疑,将我国人工种植水稻的历史精准定格于七千年前,一举改写了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谱系,证实长江下游的河姆渡,是全球稻作文明的核心发源地。

凝视展厅内的稻作生产实景图,我心生感慨,眼前仿佛铺开江南的千里沃野。远古先民手持骨耜,默默耕耘,春播良种、夏耘沃土、秋收稻谷、冬藏余粮。嫩绿的秧苗在清风中舒展摇曳、蓬勃生长,历经雨露滋养、日光哺育,岁岁丰盈、年年丰收,滋养一方先民,孕育一脉文明。

遥望这跨越七千年的稻作脉络,我自然而然想起毕生躬耕稻田、守护万家温饱的袁隆平先生。讲解员的细致介绍,让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更添温情与厚重。2011年5月26日,袁隆平先生专程奔赴河姆渡遗址探访考察。当亲眼看见七千年前先民人工培育的稻谷遗存,这位一生深耕稻作事业的科研巨匠,欣然提笔写下:河姆古渡,稻作之源。他更深情坦言:“我不是来参观的,而是来朝圣的。”

是啊,在袁隆平先生心中,河姆渡便是世界稻作文明的根脉源头。人类文明挣脱蛮荒、走向开化的壮阔征程,正是从先民人工栽培稻谷、告别茹毛饮血、结束漂泊采集的那一刻开启。从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驯驯耕种,扎根沃土、筑屋定居,到当代袁隆平先生深耕稻田、改良育种、守护苍生,跨越七千年的时光长河,一脉相承、生生不息的,正是中华民族敬畏土地、不负耕耘、守护众生的初心与担当。一粒稻谷,串联古今岁月,承载着华夏民族最质朴的坚守、最绵长的智慧。

从考古学与文明史的宏观维度回望,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与深入研究,圆满填补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研究空白,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格局,提供了坚实有力、无可辩驳的实物佐证。长久以来,世人多以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,片面定义华夏文明的起源脉络。而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解码,清晰印证:早在七千年前,温润丰饶的长江下游江南沃土,已然孕育出高度成熟、独具风骨、自成一脉的远古文明。河姆渡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,以及北方的红山文化等诸多史前文明,南北呼应,共生共荣,共同构筑起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、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的宏大文明格局。

身处暮色之中的渡口之畔,身后,是沉淀七千年风雨、封存无数文明密码的古老遗址,静默厚重、底蕴深沉;眼前,是烟火繁盛、岁月安然的当代江南,沃野千里,民生安乐。夕阳遍洒周身,融融暖意浸透心底;晚风穿林而过,轻拂发丝,裹挟着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润水汽与淡淡清香,丝丝缕缕沁入心脾,治愈人心。

深吸一口纯净的晚风,胸腔之间,仿佛充盈着穿越七千年时光的远古气息。这气息质朴纯粹、温润亲切,跨越七千年岁月依旧鲜活。我仿佛看见,七千年前的先民依旧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劳作、守望家园;袅袅炊烟依旧升腾,悠悠鸟哨依旧回响,粒粒稻谷依旧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从远古蛮荒到现世繁华,从粗耕火种到现代农业,从原始聚落到文明盛世,山河依旧,水土未改。变的是岁月时序、人间风貌,不变的是华夏民族根植沃土、敬畏自然、勤勉耕耘、勇于创新的文明基因。

老张老两口要去澳大利亚看孩子,这一走就是三个月。在澳大利亚过日子,可不容易。受当地经济下滑影响,澳大利亚物价好比脱缰的野马,涨得有些离谱,这便要求老两口必须带上充足的盘缠,才够支撑这三个月。为防止在澳大利亚过日子受窘,他们把将近一年的退休金都换成了澳元,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沓厚厚的五彩斑斓的澳元,便是他们在异国生活的底气。

美滋滋的,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他对老伴儿说:“你先去准备,等床单洗好了,咱们就去商场。”老伴儿听了,嗯了一声,转身进了卧室。

过了没有三分钟,老伴儿一声惊叫,吓了老张一大跳。“什么事啊?大喊大叫的!”他吸

高枕无忧

李广玉



拉着鞋,边说边走进卧室。只见老伴儿大惊失色,手中的枕套抖得像风中的叶片。看到老张进来,她急切地问:“你动过枕套里的钱没有?”老张一听,随口答道:“我动钱干什么?也没什么可花的。”老伴儿一听更急了,接着追问:“没动,那钱怎么没了?”老张看老伴儿那惊慌失措的样子,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满脸严肃地回答:“我真没动,你再好好想想,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了?”他一边说,一边跟着老伴儿翻找。

屋里都翻遍了,仍然没有。老两口面面相觑,脑海里瞬间浮现出盗贼的身影。是不是屋里进来人,被偷了?可他们回忆,这几天出门回来时,门都锁得好好的,室内也整洁如初,根本就没有翻动过的迹象,不像是有人进来过。可放在枕套里的钱,怎么就不翼而飞了?老伴儿颤抖着声音说:“要不咱报警吧!”老张马上说:

“可我们语言不通,根本说不清楚啊。”他建议还是先问问孩子再说。随后,他们拨通了孩子的电话。孩子和老张的意见一致,还是先自己找找。孩子安慰他们说:“别着急了,丢的钱就算给我花了,回头我给你们补上。”孩子说到这里,老两口虽得到一丝安慰,但心里仍然郁闷至极,毕竟那是他们将近一年的退休金啊!

老张摺下电话,无奈地瘫坐在沙发上,一声接一声地叹气。

就在此时,洗衣机“嘀”的一声响,结束了转动。老张闷闷不乐地走向洗衣机。当他打开洗衣机盖子的瞬间,眼前的一幕让老张惊呆了,只见洗完的衣物中,夹杂着花花绿绿的钞票,就连洗衣桶的内壁,都粘着一层澳元,水珠还在顺着币面滑落。

这都得益于澳元那坚挺的塑料材质,经过一番清洗,但并没有破损,反而被洗得晶莹剔透,光洁如新。见此情景,老张激动得语无伦次,不知说啥是好,只顾喊:“快,过来看!钱在这儿呢!”老伴儿原本像霜打了的茄子,现在一听钱在洗衣机里,立马来了精神。她起身冲向洗衣机,当俯身看到那些洗得干净透亮的钞票,马上转忧为喜,笑逐颜开。“你不是说没动吗,那钱是怎么到洗衣机里的?都怪你这老头子,快把我吓死了,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,请我吃海鲜大餐!”

事后,老张仔细回想,方才恍然大悟。原来撤床单时,他手中抱着的枕头一歪,钱便从枕套里悄无声息地滑落到床单的褶皱里。而老张粗心大意,根本就没注意到,直接将那堆凌乱的床单、床罩、枕巾等团在一起,一股脑儿塞进了洗衣机,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

夜钓

王纪金

沿河路边,小酒馆
将桌椅,泊进霓虹里

食客们喝着酒,再夹起
一片浓郁的夜色
丢进嘴里咀嚼

河边有人垂钓

搬进新楼房居住不久,细心的妻子背地里问我:“咱妈最近是不是病了?”我不解。妻子白了我一眼:“你个马大哈,是棒槌改蜡烛——粗心,你没发现咱妈总是夜里两三点钟起来,一个人摸黑坐在客厅沙发上,灯也不开吗?我有时起夜看到她,都吓了一跳。”

我赶忙跑到母亲房间,关切地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母亲说没事,都挺好。她面色红润,神态安详,端坐在椅子上,不像是身体不适的样子。

“那我听小丽说,您经常半夜不睡觉,一个人在客厅里待着。”我又问。

母亲这才慢条斯理地说,可能是搬家新换了地方,不适应,在老房子住习惯了,这新房子,还得适应适应。

我怕她闷出病来,便劝她去同城的小姨家住上两天,散散心。母亲摇了摇头,说:“要不你回趟老房子,把那座老挂钟给我搬来做个伴。我听惯了它的声音,一下子听不见了,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。”

当初搬家时母亲就要捎上那座旧挂钟,我没让,新房装修,挂个旧钟总感觉不吉利。

说起这个挂钟,那可有些年头了。大约是在五十年前,那时父亲在矿上工作,早班时需要凌晨四点钟就下矿。

父亲怕睡过了点,耽误上班,每天把闹钟定在三点起床。往往一家人都还沉浸在睡梦中,就会被一阵急促的闹铃声惊醒。母亲那时患有心肌炎,每天早上急促的闹铃声,总是惊得她睡不安稳,被闹铃吵醒后,都要捂着胸口难受半天。

一次,母亲和父亲领我去表叔家串门。表叔是镇上干部,他家挂钟“当当”的钟声似轻音乐一般悠扬悦耳。母亲听了一脸欢喜,说这声音多柔和,夜里即便听见了也不觉得刺耳吓人。二人问起挂钟的价格,我看见表叔右手伸出食指,右手握着拳头比划。母亲一看,顿时打消了购买的念头。

回去之后,父亲因为心疼母亲,最终还是咬牙去县里供销社买回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名牌挂钟。那儿用去了父亲近一个月的工资。

母亲得知后,虽嘴上埋怨父亲乱花钱,但她的手爱惜地来回抚摸着挂钟,不住地小声嘀咕,真漂亮,

一炉,成为他工业题材创作走向成熟的标杆。

《父亲和雕像》依托天津华北电机厂的变迁展开。小说中,作家设置了一组极具思辨色彩的对照意象:医治肉身病灶的伽马刀,修复身体创伤;检测金属裂痕的伽马射线探伤仪,则象征探测时代缝隙,探寻人性良知。双重意象相互呼应,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思想深度。

在此基础上,“雕像”意象形

质的语言,由一件日常小事切入重大时代命题,跳出了传统工业小说偏重生产场景描摹的模式,重点关照的是工业时代落幕之后,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独具的情怀,有着浓厚的人文向度。

从小说叙事上可见,《天津大码头》等作品侧重演绎历史环境下的家族纷争与人世纠葛,戏剧冲突强烈;而《父亲和雕像》则主动弱化外部情节冲突,进而转向向内挖掘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
如果说肖克凡早年的津味小说更多地是在着力描摹外部世相,到了《父亲和雕像》便沉潜至人物内心,从平凡的个体中寻觅蕴藏的深厚与磅礴。肖克凡拥有多年真切的工厂生活体验,工业以及工人叙事是他最重要的创作资源。在众多写作者都热衷于追逐那些焦点题材之时,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去打捞那些日渐远去的工业记忆,持续思考劳动者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当代社会的传承意义,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坚守。

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,大量的老工厂退出城市版图,各类纪念雕塑相继兴建。我们的社会已习惯于建造一些有形的景观来留存历史,但人们却常常忽略这些景观和雕塑背后最需要延续的东西,其实是一种带有精神特质的情怀。肖克凡借助《父亲和雕像》给我们抛出了值得深刻反思的话题:倘若有那么一天,责任意识、工匠精神随同那些旧厂房一同消散,再精致的造景、再精美的雕塑,终究只是一处处冰冷的城市景观。实体的景观可以在短期内建造完成,而那些根植人心的精神丰碑,则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,才能够发扬光大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肖克凡的《父亲和雕像》此次获奖既是引导文学界对工业题材回归的正向鼓励,也是对肖克凡本人长期致力于这类题材创作的高度认可。在创作中,肖克凡始终努力地游走于历史叙事与现实书写之间,持续地挖掘天津地域的人物故事,始终保持着对普通人精神境遇的体察,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创作品质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宁

不断有鱼上钩

许是河水没有滋味
它们借助钓竿上岸
为了品尝,醇厚的酒香

或许,我们也是多年前上岸的鱼
因为贪恋微醺的人间烟火
忘了,怎么回到水里

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喜悦。来串门的邻居见到这价格昂贵的挂钟,都赞叹不已,夸父亲疼母亲。

那天,母亲连看父亲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幸福。到了晚上,一到整点,钟声就“当当”响起,听着这悦耳的声音,一家人都沉浸在说不出的激动与兴奋中。我看见母亲披着衣裳起来好几回,用手电照着挂钟看了又看,久久不愿离去。

事后我才知道,买了这座挂钟之后,父亲节衣缩食了好几个月。

一眨眼,这座老式挂钟已经陪伴了我们五十多年,直到父亲走了,我们搬了新家。

见母亲对这座挂钟情有独钟,我也不好再说什么,便去了趟老屋,把挂钟搬了回来。母亲见了,将挂钟像宝贝一样擦拭了好多遍。

其实,挂钟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灰尘,即便是被搁在老屋里,母亲也给它套上好几层塑料袋,包得严严实实,灰尘根本落不进去。

她拿起给钟表上弦的钥匙,插入挂钟上弦的孔,用力扭动,给钟表上满弦后,就听见钟表“嗒嗒嗒嗒”走动起来。母亲看了一下时间,又熟练转动钟表的指针,把时间校对准确,转到整点的时候,钟表“当当”的声音响起,在新房子里像是有了回音。

她郑重其事地把挂钟放在房间桌子的正中央,又起身观察一番,看看是否摆正,小声说:“看见它,怎么忽然觉得你爸还没走!”一瞬间,我看见母亲苍老的脸上流露出丝丝眷恋。

那一晚,我听见母亲屋里的钟声响起,可不知怎么了,我反而翻来覆去睡不着了。

从这以后,我经常看见母亲一个人对着挂钟发呆,有时候用手抚摸著挂钟,眼神中充满了思念和寄托。我想,她一定是在思念父亲。几时的傍晚,每当“当当”的钟声响起,便预示着去上班的父亲就要回来了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九〇期